



兩次手術

文／星學

出國五載，接受過兩次手術，對於一個四十歲左右的漢子來講，也算是不多的經歷吧。然而這兩番肉体上的創傷，較之由此產生的心靈上的震撼，卻又是至暫至輕的了。

1994年春我在德國做博士後，發現患了甲狀腺腫瘤，醫生建議盡快手術切除。這對我的打擊巨大，因為我一向身體不錯。年輕時冬泳，拿過市、省的中、大學生運動會鐵餅銅牌等。醫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，仍蟬聯職工賽的游泳、田徑金牌。身為內科大夫，覺得懂不少“健身之道”，動輒為自己的好体格而驕傲。眼下居然“以身試法”，淪為病人一族了。百思不得其解，憑什麼是我？沒人能回答。更晦氣的是，此疾非動手術不能去除，而我偏偏最害怕手術。真是“哪壺不開專提哪壺”。盡管當實習生時，我曾主刀切過幾十例闌尾、疝氣等，可那都是施與別人的。現在輪到自己“任人宰割”了。手術的那些可怕的“意外”、“併發症”，加上腫瘤的良惡未卜，令人不堪設想。“醫生是世界上最難對付的患者”，一點不假。

幾乎快要崩潰的我，孤注一擲，學著向“風聞”中的上帝求告，以圖“賭”一回他確否存在可否“顯靈”保佑我。那時我還沒有信主，雖然在祈禱之後心情鎮定了許多，但在被送入手術房時，望著焦慮不安的妻子和四歲的女兒，心裡仍舊沒有底。全麻手術過後的我能否“回轉人間”？誰能保證我不在那極少的“例外”之列？於是一時“壯士一去不復返”的悲愴襲上心頭。

當我醒過來以後，已置身病房裡。床邊站著妻女，喉嚨外刀口的疼及喉嚨內氣管插管造成的痛，使我吞口水都困難。但我並不介意，一門心思都是：我已經過了“鬼門關”，謝謝上帝。隨後的病理報告為良性腫瘤，更讓我嘆服：真有這

麼位主宰在掌管一切！我不得不肅然起敬，深深思考。我不再敢像以往那般自信這是巧合。

這件事成了我開始有意識地接觸聖經、基督教的契機。又經過了無數個“回合”，終於在近兩年以後，我和妻子正式歸於主的名下。主是藉著此事讓我明白：他是又真又活的；尋找的，就尋見（《太》7:7）。

1998年春，我在加拿大工作，又發現左肘旁皮下腫物，漸增大生疼。做了核磁共振（MRI）檢查，診為軟組織腫瘤，大夫主張擇期切除。再一次面對腫瘤手術，已成為基督徒的我，不恁地害怕了，因為有主與我同在。我心裡很平靜，不去問“這是為什麼。”因為答案已很明確：生病死亡本來就是人生在世難免的苦難。然而在主耶穌的愛裡面我們有平安。況且我已在過去數年裡多次經歷過神，深深體會到他的信實與天天看顧。“他必與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，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”（《申》31:8）。“胸有聖靈的人是世上最難戰勝的勇者”，一點不錯。

這時的我對神篤信不疑，和妻子天天向他默祈，更有牧師及教會的眾兄弟姊妹為我代禱，求神保守治療中的一切。在推進手術室時，望著不無擔憂的妻子、女兒和剛剛滿月的兒子，我心中並無掛慮，相信全麻手術以後的我會重把家還，負起照顧上帝所賜的產業之責，為主作見證。不由地“睡個覺休憩一下”的感覺湧上心頭。當我睜開眼睛時，已躺在甦醒室中。看到人影朦朧，我意識到自己又“活”過來。刀口和插管的痛楚對我而言微不足道，我強烈的感受是：末日主再來的時候，基督徒從死裡復活，不正是這般經歷嗎？而且那時我們還將得到一個再也不會生病、永不朽壞的新軀體！主再次將我帶出死蔭幽谷，來到可安歇的水邊（《詩》23:2, 4）。主是藉著此事教我曉得，他是無所不在，無其不能的，他讓我預嘗了“重生”的滋味。我用整個身心感謝讚美神。後來的病理報告是良性腫瘤，更牢固了我的信心。“大量的偶然即是必然”，一切都在神的計劃之中。

保羅說過：“你們所遇見的試探，無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神是信實的，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。在受試探的時候，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，叫你們能忍受得住”（《林前》10:13）。主也保證過：“你們禱告，無論求什麼，只要信，就必得著”（《太》21:22）。我紀念這兩次手術，第一次的手術除了我的驕傲自大，使我認清了自詡的肉體資本是何等的軟弱、有限。它引我首次定睛在天父。第二次的手術則堅定了對神的仰望，“固本培元，扶正祛邪”，使我在靈命上成熟了一歲。

作者來自山東，前在德、英、美從事醫學研究，現于加拿大多倫多市工作。

（原載“海外校園”1999年02期<總第三十三期>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）

你快樂嗎？

文／以斯帖

你快樂嗎？午夜夢迴，我輕聲問自己，為什麼我們擁有越多，快樂卻越少？

從前的日子是怎樣的呢？當我們最初踏上美國這片土地時，住極便宜的房子，那裡同時居住著大大小小的蟑螂。我生來最痛恨這些鬼鬼祟祟的家伙，然而在那裡，我們一住就是三年。當時我和先生都在讀書。學習緊張，收入有限，然而我們卻很快樂。每天騎著自行車去學校，休息一同在草地上玩飛盤，晚上在先生的辦公室裡自習夜深人靜時一路歌唱著飛車回家。在查經班，還有一群同樣年紀的朋友，當我們唱到：“我有平安、喜樂如江河在我心”時，眼裡就會溢滿淚水。那時，我們什麼都沒有，惟有憑著信心仰望主，並享受來自神的那種平安與喜樂。

三年後，神將我們領出了那個安靜的南部小城，進入了繁華的大都市。我們有了工作，住進了嶄新的房子，再無需為經濟擔憂，似乎有了更多的選擇，更多的自由度。然而我們並不因此而快樂，反而經歷了一次感情的低谷。

我一直認為先生是個性情溫和，寬容善解的人。然而，由于他博士畢業後，正趕上經濟不景氣，找工作屢屢受挫。在家裡待久了，壓力增大脾氣也跟著大起來了。一連幾個星期口角不斷。

有一個星期五晚上，教會有特別聚會。適逢我的心情十分惡劣，就給我先生發了一個電子信說：“我不去了。”因為我不想回家，家是一個口角的戰場。除了家，也沒處可去，只有在辦公室裡暗自傷神。最後，他發了封言辭懇切的信來。信中似真誠的歉意感動了我。

那晚，我們一同去參加聚會。當時敬拜小組唱到：“這世上，沒有任何逼迫患難，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。”我就開始流淚，我感到自己是那樣渴望得到那份屬天的愛與平安。特會的信息也進入到我的心。長久以來困惑著我的問題有了答案。我明白了我們感情世界出現危機的癥結。

當我們初信主時，是兩個身無長物的學生，我們用單純的心依靠主，沒有對未來的憂慮，只是快樂地度著主愛中的每個日子。

及至我們有了工作，有了孩子，照理應該更快樂，然而快樂卻從指縫中流走了。當我們不再依靠主，而是相信自己的能力，迷信自我成就時，我們生命的航船就駛入了一條狹路，進入一個物質化的世界，一個物質來衡量個人價值，並以物質維繫人際關係的脆弱的世界。

我以為努力地掙錢就是對家的貢獻，卻忽略了與先生之間的交流。我以為給孩子們做可口的飯菜，買益智玩具，就是表達我的關心。每個週末，我總是安排很多的活動，因此把自己弄得很疲累。真正輪到孩子們想找我玩時，我卻打不起精神來了。

《箴言》說：“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來的。”當我們在對可見的物質的追求中，常失了對美的感覺，對愛的體驗時，生活原應有的豐富，就只剩下物質這一層面了。物化世界更嚴重的後果是，當我們失去了某些代表我們地位、價值的物質時，我們的生活就嚴重失衡，生命本身也失去了價值。

有一部片子名為《愛我，卻不要同情我》。講述的是腦癱畫家黃美廉令人感動而泣的故事。她以高度殘障的身體，竟然獲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藝術博士學位。我先生也是該校畢業，因而我深知道這項成就對普通人而言，都意識著巨大的衝擊，而她卻是一個無法說話，甚至無法控制自己顏面表情的腦癱患者。

當有人問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外表時，她說：“我只看我有的，不看我沒有的。”她面對自我的勇氣和智慧，令人欽佩。人生中悲喜劇的分野就在于此，有的人賺得了全世界卻喪失了對愛和美的感受能力，一個高度殘障的女子卻看到神所造生命的寶貴與尊嚴，因而活得燦爛、美麗。

那麼，我和你呢？神所鍾愛的，又該怎樣用每一天來抒寫對造物主的感恩與讚美呢？

作者來自杭州，現住洛杉磯，從事電腦設計。

（原載“海外校園”2004年06期<總第六十五期>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）

